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七

江西南漢紀四十九

起玄熹因敦盡上章浩難凡九年

孝靈皇帝上之下

蘇平元年春正月車駕上廩陵司徒掾陳留蔡邕曰

吾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謂可損今見威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不易奪也禮有煩而不可省者此之謂也 三月壬戌太傅胡廣薨年八十二廣周流四公三十餘年歷事六帝禮任極優罷免未嘗滿歲輒復升進所辟多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為三司練達故事明解朝章故京

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然溫柔  
謹愨常遜言恭色以取媚於時無忠直之風天下以  
此薄之 五月己巳赦天下改元 長樂太僕侯覽  
坐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六月京師大水 竇太  
后母卒於此景太后憂思感疾癸巳崩於雲臺宦者  
積怨竇氏以衣車載太后尸置城南市舍數日曹節  
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曰太后親立朕躬統承大業  
豈宜以貴人終乎於是發喪成禮節等欲別葬太后  
而以馮貴人配祔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  
監議太尉李咸時病扶輿而起擣椒自隨謂妻子曰  
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既議坐者數  
百人各瞻望良久莫肯先言趙忠曰議當時定廷尉  
陳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宜配先帝是  
無所疑忠笑而言曰陳廷尉宜便操筆球即下議曰  
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時不造援立  
聖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先帝晏駕因遇大獄遷居  
空宮不幸早世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  
天下之望且馮貴人家嘗被發掘骸骨暴露與賊併  
尸寃靈汙染且無功於國何宜上配至尊忠省球議  
作色俛仰蚩球曰陳廷尉建此議甚健球曰陳竇既

通鑑卷五十一  
二  
寃皇太后無故幽閉臣常痛心天下憤歎今日言之退而受罪宿昔之願也李咸曰臣本謂宜爾誠與意合於是公卿以下皆從球議曹節王甫猶爭以爲梁后家犯惡逆別葬懿陵武帝黜廢衛后而以李夫人配食今竇氏罪深豈得合葬先帝李咸復上疏曰臣伏惟章德竇后虐害恭懷安思閭后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至於衛后孝武皇帝身所廢棄不可以爲比今長樂太后尊號在身親嘗稱制且援立聖明光隆皇祚太后以陛下爲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爲母子無黜毋臣無貶君宜合葬

宣陵一如舊制帝省奏從之 秋七月甲寅葬桓思皇后于宣陵 有人書朱雀闕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公卿皆尸祿無忠言者詔司隸校尉劉猛逐捕十日一會猛以誹書言直不肯急捕月餘主名不立猛坐左轉諫議大夫以御史中丞段熲代之熲乃四出逐捕及太學游生繫者千餘人節等又使熲以他事奏猛論輸左校初司隸校尉王寓依倚宦官求薦於太常張奐奐拒之寓遂陷奐以黨罪禁錮奐嘗與段熲爭擊羗不相平熲爲司隸欲逐奐歸敦煌而害之奐奏記哀請於熲乃得免初魏郡李暘爲

司隸校尉以舊怨殺扶風蘇謙謙子不韋瘞而不葬  
變姓名結客報仇嵩遷大司農不韋匿於廡中鑿地  
旁達嵩之寢室殺其妾并小兒嵩大懼以板藉地一  
夕九徙又掘嵩父冢斷取其頭標之於市嵩求捕不  
獲憤恚嘔血死不韋遇赦還家乃葬父行喪張奐素  
睦於蘇氏而段熲與嵩善熲辟不韋爲司隸從事不  
韋懼稱病不詣熲怒使從事張賢就家殺之先以鴆  
與賢父曰若賢不得不韋便可飲此賢遂收不韋并  
其一門六十餘人盡誅之 勃海王惺之貶瘞陶也  
因中常侍王甫求復國許謝錢五千萬旣而桓帝遺

詔復惺國惺知非甫功不肯還謝錢中常侍鄭颯中  
黃門董騰數與惺交通甫密司察以告段熲冬十月  
收颯送北寺獄使尚書令廉忠誣奏颯等謀迎立惺  
大逆不道遂詔冀州刺史收惺考實追責惺令自殺  
妃妾十一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皆死獄中  
傳相以下悉伏誅甫等十二人皆以功封列侯 十  
一月會稽妖賊許生起句章自稱陽明皇帝衆以萬  
數遣揚州刺史臧旻丹陽太守陳寅討之 十二月  
司徒許栩罷以大鴻臚袁隗爲司徒 鮮卑寇并州  
是歲單于車兒死子屠特若尸逐就單于立

二年春正月大疫 丁丑司空宗俱薨 二月壬午  
赦天下 以光祿勳楊賜爲司空 三月太尉李咸  
免 夏五月以司隸校尉段熲爲太尉 六月北海  
地震 秋七月司空楊賜免以太常潁川唐珍爲司  
空 珍衡之弟也 冬十二月太尉段熲罷 鮮卑寇  
幽并二州 癸酉晦日有食之

三年春二月己巳赦天下 以太常東海陳耽爲太  
尉 三月中山穆王暢薨無子國除 夏六月封河  
間王利子康爲濟南王 奉孝仁皇祀 吳郡司馬富  
春孫堅召募精勇得千餘人助州郡討許生 冬十一

月臧旻陳寅大破生於會稽斬之 任城王博薨無  
子國絕 十二月鮮卑入北地太守夏育率屠各追  
擊破之遷育爲護烏桓校尉鮮卑又寇并州 司空  
唐珍罷以未樂少府許訓爲司空

四年春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爲古  
文篆隸三體書之刻石立于太學門外使後儒晚學  
咸取正焉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  
填塞街陌 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昏  
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  
灋禁忌轉密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蔡邕上

疏曰伏見幽冀舊壤鎧馬所出比年兵饑漸至空耗  
今者闕職經時吏民延屬而三府選舉踰月不定臣  
恠問其故云避三五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又  
二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狐疑遲淹兩州懸空萬里  
蕭條無所管繫愚以為三五之禁禁之薄者今但申  
以威靈明其憲令對相部主尚畏懼不敢營私况乃  
三五何足為嫌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  
賤並以才宜還守本邦豈復顧循三五繫以末制乎  
臣願陛下上則先帝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  
換者無拘日月三五以差厥中朝廷不從臣光曰

國將亡必多制明王之政謹擇忠賢而任之凡中外  
之臣有功則賞有罪則誅無所阿私法制不煩而  
下大治所以然者何哉執其本故也及其衰也百官  
之任不能擇人而禁令益多防閑益密有功者以  
文不賞為姦者以巧法免誅上下勞擾而天下大  
所以然者何哉逐其末故也孝靈之時刺史二千石  
貪如豺虎暴殄烝民而朝廷方守三五之禁封河間  
以今視之豈不適足為笑而深可為戒哉

王建孫佗為任城王 夏四月郡國七大水 五月

丁卯赦天下 延陵園災 鮮卑寇幽州 六月弘

農三輔螟 于寘王安國攻拘彌大破之殺其王戊  
已校尉西域長史各發兵輔立拘彌侍子定興為王  
人衆裁千口

五年夏四月癸亥赦天下 益州郡夷反太守李顯

通鑑卷五十七  
討平之 大雩 五月太尉陳耽罷以司空許訓爲  
太尉 閏月永昌太守曹鸞上書曰夫黨人者或者  
年淵德或衣冠英賢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  
而又被禁錮辱在塗泥謀反大逆尚蒙赦宥黨人何  
罪獨不開恕乎所以災異屢見水旱荐臻皆由於斯  
宜加沛然以副天心帝省奏大怒即詔司隸益州檻  
車收鸞送槐里獄掠殺之於是詔州郡更考黨人門  
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悉免官禁錮爰及五屬  
六月壬戌以太常南陽劉逸爲司空 秋七月太尉  
許訓罷以光祿勳劉寬爲太尉 冬十月司徒袁隗

罷 十一月丙戌以光祿大夫楊賜爲司徒 是歲

鮮卑寇幽州

六年春正月辛丑赦天下 夏四月大旱七州蝗令

三公條奏長吏苛酷貪污者罷免之平原相漁陽陽  
球坐嚴酷徵詣廷尉帝以球前爲九江太守討賊有

功特赦之拜議郎 鮮卑寇三邊 市賈小民相聚

爲宣陵孝子者數十人詔皆除太子舍人 秋七月

司空劉逸免以衛尉陳球爲司空 初帝好文學自

造皇義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爲文賦者並待制鴻  
都門下後諸爲尺牘及工書烏篆者皆加引召遂至



通鑑卷五十七  
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執之徒置  
其間熹陳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又久  
不親行郊廟之禮會詔群臣各陳政要蔡邕上封事  
曰夫迎氣五郊清廟祭祀養老辟雍皆帝者之大業  
祖宗所祇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踈喪宮內產生及  
吏卒小汙廢闕不行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  
小故以虧大典自今齋制宜如故典庶荅風霆災妖  
之異又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  
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  
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治政未

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  
章卿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爲教化取士之本而諸  
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  
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  
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  
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  
治民及在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  
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  
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君子固  
當志其大者又前一切以宣陵孝子爲太子舍人臣

通鑑卷五十七  
八  
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僞小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隱之心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相思皇后祖載之時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僞雜穢難得勝言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爲不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僞書奏帝乃親迎氣北郊及行辟雍之禮又詔宣陵孝子爲舍人者悉改爲丞尉焉護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三十餘

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禽滅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被原欲立功自効乃請中常侍王甫求得爲將甫因此議遣兵與育并力討賊帝乃拜晏爲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於朝堂蔡邕議曰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執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賦充實所括廣遠數十年間官民俱匱猶有悔焉况今人財並乏事勞昔持乎自匈奴遯逃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益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

良鐵皆爲賊有漢人逋逃爲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  
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  
育晏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衆不若曩時而虛計二  
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衆人  
轉運無已足爲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  
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胷背之癰疽方今郡縣盜賊尚  
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恥呂  
后棄慢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爲盛天設山河秦築  
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賊國內  
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螻之虜校往來之數哉雖或

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朝爲之旰食乎昔淮南王  
安諫伐越曰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廝輿之卒  
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猶爲大漢羞之而  
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  
况乎得失不可量邪帝不從八月遣夏育出高柳田  
晏出雲中匈奴中郎將臧旻率南單于出鴈門各將  
萬騎三道出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帥  
衆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十騎奔還  
死者什七八三將檻車徵下獄贖爲庶人 冬十月  
癸丑朔日有食之 太尉劉寬免 辛丑京師地震

十一月司空陳球免 十二月甲寅以太常河南  
孟軻爲太尉 庚辰司徒楊賜免 以太常陳耽爲  
司空 遼西太守甘陵趙苞到官遣使迎母及妻子  
垂當到郡道經柳城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苞母  
及妻子遂爲所劫質載以擊郡苞率騎二萬與賊對  
陳賊出母以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爲子無狀欲以微  
祿奉養朝夕不圖爲母作禍昔爲母子今爲王臣義  
不得顧私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以塞罪母遙謂曰  
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爾其勉之苞即  
時進戰賊悉摧破其母妻皆爲所害苞自上歸葬帝  
遣使弔慰封卹侯苞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  
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有何面目立於天下  
遂歐血而死

光和元年春正月合浦交趾烏潯蠻反招引九真日  
南民攻沒郡縣 太尉孟軻罷 二月辛亥朔日有  
食之 癸丑以光祿勳陳國袁滂爲司徒 己未地  
震 置鴻都門學其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用辟召  
或出爲刺史太守入爲尚書侍中有封侯賜爵者士  
君子皆恥與爲列焉 三月辛丑赦天下改元 以  
太常常山張顥爲太尉顥中常侍奉之弟也 夏四

月丙辰地震 侍中寺雌雞化爲雄 司空陳耽免以太常來豔爲司空 六月丁丑有黑氣墮帝所御溫德殿東庭中長十餘丈似龍 秋七月壬子青虹見王堂後殿庭中詔召光祿大夫楊賜等詣金商門問以災異及消復之術賜對曰春秋讖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今妾媵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群小造作賦說見寵於時更相薦說旬月之間竝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郤儉梁鵠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搢紳之徒委伏眈晦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

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唯陛下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斷絕尺一抑止槃游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議郎蔡邕對曰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祇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今蜺墮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婕貴重天下讒諛驕溢續以求樂門史霍王依阻城社又爲姦邪今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爲國患宜

通鑑卷五十七  
高爲隄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爲至戒今太尉張  
顥爲王所進光祿勳偉璋有名貪濁又長水校尉趙  
玄屯騎校尉蓋升竝叨時幸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  
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賢之福伏見廷尉郭禧純厚老  
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  
並宜爲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  
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又尚方  
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憂宰府  
孝廉士之高選近者以辟召不慎切責三公而今竝  
以小文超取選舉開請託之門違明王之典衆心不

厭莫之敢言臣願陛下忍而絕之思惟萬機以荅天  
望聖朝旣自約厲左右近臣亦宜從化人自抑損以  
塞咎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夫君臣不密上有  
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  
受怨姦仇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  
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其爲邕所裁黜者側目  
思報初邕與大鴻臚劉郃素不相平叔父衛尉質又  
與將作大匠陽球有隙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婿也璜  
遂使人飛章言邕質數以私事請託於郃郃不聽邕  
含隱切志欲相中於是詔下尚書召邕詰狀邕上書

通鑑卷五十一  
三  
曰臣實愚戇不顧後害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加掩蔽誹謗卒至便用疑怪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得託名忠臣死有餘榮恐陛下於此不復聞至言矣於是下邕質於雒陽獄劾以仇怨奉公議害大臣大不敬棄市事奏中常侍河南呂強愍邕無罪力爲伸請帝亦更思其章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陽球使客追路刺邕客感其義皆莫爲用球又賂其部主使加毒害所賂者反以其情戒邕由是得免 八月有星孛于天市 九月太尉張顥罷以太常陳球爲太尉 司空來豔薨 冬十月

以屯騎校尉袁逢爲司空 宋皇后無寵後宮幸姬衆共譖毀渤海王惺妃宋氏即后之姑也中常侍王甫恐后怨之因譖后挾左道祝詛帝信之遂策收璽綬后自致暴室以憂死父不其鄉侯豐及兄弟竝被誅 丙子晦日有食之尚書盧植上言凡諸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又宋后家屬竝以無辜委骸橫尸不得斂葬宜敕收拾以安遊魂又郡守刺史一月數遷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縱不九載可滿三歲又請謁希求一宜禁塞選舉之事責成主者又天子之體理無私積宜弘大務蠲略細微帝不省 十

通鑑卷五十七  
西  
一月太尉陳球免 十二月丁巳以光祿大夫橋玄  
爲太尉 鮮卑寇酒泉種衆日多緣邊莫不被毒  
詔中尚方爲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  
立贊以勸學者尚書令陽球諫曰臣案松覽等皆出  
於微蔑斗筭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睫徼  
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  
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辨心假手請字妖僞百品  
莫不蒙被殊恩蟬蛻滓濁是以有識掩口天下嗟嘆  
臣聞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  
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

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銷天  
下之謗書奏不省 是歲初開西邸賣官入錢各有  
差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  
半之或三分之一於西園立庫以貯之或詣闕上書  
占令長隨縣好醜豐約有賈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  
官然後倍輸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  
初帝爲侯時常苦貧及即位每歎相帝不能作家居  
曾無私錢故賣官聚錢以爲私藏帝嘗問侍中楊竒  
曰朕何如相帝對曰陛下之於相帝亦猶虞舜比德  
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



鳥矣竒震之曾孫也 南匈奴屠特若尸逐就單于  
死子呼微立

二年春大疫 三月司徒袁滂免以大鴻臚劉郃爲  
司徒 乙丑太尉橋玄罷拜太中大夫以太中大夫  
段熲爲太尉玄幼子遊門次爲人所劫登樓求貨玄  
不與司隸校尉河南尹圍守玄家不敢迫玄瞑目呼  
曰姦人無狀玄豈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攻  
之玄子亦死玄因上言天下凡有劫質皆并殺之不  
得贖以財寶開張姦路由是劫質遂絕 京兆地震  
司空袁逢罷以太常張濟爲司空 夏四月甲戌

朔日有食之 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扇動内外太  
尉段熲阿附之節甫父兄子弟爲卿校牧守令長者  
布滿天下所在含暴甫養子吉爲沛相尤殘酷凡殺  
人皆磔尸車上嗜其罪目宣示屬縣夏月腐爛則以  
繩連其骨周徧一郡乃止見者駭懼視事五年凡殺  
萬餘人尚書令咄咄球常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  
此曹子安得容乎既而球果遷司隸甫使門生於京  
兆界辜權官財物七千餘萬京兆尹楊彪發其姦言  
之司隸彪賜之子也時甫休沐里舍頗方以日食自  
劾球詣闕謝恩因奏甫頗及中常侍淳于登表赦封

易等罪惡辛巳悉收甫頰等送雒陽獄及甫子末樂少  
府萌沛相吉球自臨考甫等五毒備極萌先嘗爲司  
隸乃謂球曰父子旣當伏誅亦以先後之義少以楚  
毒假借老父球曰爾罪惡無狀死不滅責乃欲論先  
後求假借邪萌乃罵曰爾前奉事吾父子如奴奴敢  
反汝主乎今日臨阬相擠行自及也球使以土窒萌  
口箠扑交至父子悉死於杖下頰亦自殺乃僵磔甫  
尸於夏城門大署榜曰賊臣王甫盡沒入其財產妻  
子皆徙比景球旣誅甫欲以次表曹節等乃敕中都  
官從事曰且先去權貴大猾乃議其餘耳公卿豪右

若袁氏兒輩從事自辦之何須校尉邪權門聞之莫  
不屏氣曹節等皆不敢出沐會順帝虞貴人葬百官  
會喪還曹節見磔甫尸道次慨然投淚曰我曹可自  
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乎語諸常侍今且俱入勿過  
里舍也節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前三府奏  
當免官以九江微功復見擢用愆過之人好爲妄作  
不宜使在司隸以騁毒虐帝乃徙球爲衛尉時球出  
謁陵節敕尚書令召拜不得稽留尺一球被召急因  
求見帝叩頭曰臣無清高之行橫蒙鷹犬之任前雖  
誅王甫段熲蓋狐狸小醜未足宣示天下願假臣一

月必令豺狼鴟梟各服其辜叩頭流血殿上呵叱曰  
衛尉扞詔邪至於再三乃受拜於是曹節朱瑀等權  
勢復盛節領尚書令郎中梁人審忠上書曰陛下即  
位之初未能萬機皇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政故中  
常侍蘇康管霸應時誅殄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考  
其黨與志清朝政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及其身  
遂興造逆謀作亂王室撞躑省闈執奪璽綬迫脅陛  
下聚會群臣離間骨肉母子之恩遂誅蕃武及尹勳  
等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賞父子兄弟被蒙尊榮素  
所親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不惟祿重位

尊之責而苟營私門多蓄財貨繕修第舍連里竟巷  
盜取御水以作漁釣車馬服玩擬於天家羣公卿士  
杜口吞聲莫敢有言州牧郡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  
釋賢取愚故蟲蝗爲之生夷寇爲之起天意憤盈積  
十餘年故頻歲日食於上地震於下所以譴戒人主  
欲令覺悟誅鉏無狀昔高宗以雉雒之變故獲中興  
之功近者神祇啓悟陛下發赫斯之怒故王甫父子  
應時馘截路人士女莫不稱善若除父母之讎誠怪  
陛下復忍孽臣之類不悉殄滅昔秦信趙高以危其  
國吳使刑臣身遘其禍今以不忍之恩赦夷族之罪

姦謀一成悔亦何及臣爲郎十五年皆耳目聞見瑀之所爲誠皇天所不復赦願陛下留漏刻之聽裁省臣表埽滅醜類以荅天怒與瑀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妻子并徙以絕妄言之路章寢不報中常侍呂強清忠奉公帝以衆例封爲都鄉侯強固辭不受因上疏陳事曰臣聞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中常侍曹節等宦官祜薄品卑人賤讒諂媚主佞邪微寵有趙高之禍未被輟裂之誅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交結邪黨下比群佞陰陽垂刺稼穡荒

蕪人用不康罔不由茲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逮所以冒死干觸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損改旣謬從此一止臣又聞後宮采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比穀雖賤而戶有饑色案法當貴而今更賤者由賦發繁數以解縣官寒不敢衣饑不敢食民有斯危而莫之卹宮女無用填積後庭天下雖復盡力耕桑猶不能供又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邕不敢懷道迷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宦官陛下不密其言至今宣露群邪項領膏唇拭舌競欲咀嚼造作飛條陛下回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

豈不負忠臣哉今群臣皆以邕爲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劔客之害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皓首歷事二主勲烈獨昭陛下旣已式序位登台司而爲司隸校尉陽球所見誣脅一身旣斃而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更加授任反熲家屬則忠貞路開衆怨以弭矣帝知其患而不能用 丁酉赦天下

上祿長和海上言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踈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旣垂典訓之文有謬經常之法帝覽之而悟於是黨錮自從祖以下皆

得解釋

五月以衛尉劉寬爲太尉

護匈奴中郎

將張脩與南單于呼徵不相能脩擅斬之更立右賢王羗渠爲單于秋七月脩坐不先請而擅誅殺檻車徵詣廷尉死 初司徒劉郃兄侍中儵與竇武同謀俱死求樂少府陳球說郃曰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天下瞻望社稷鎮衛豈得雷同容容無違而已今曹節等放縱爲害而又在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害節等今可表徙衛尉陽球爲司隸校尉以次收節等誅之政出聖主天下太平可翹足而待也郃曰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先受其禍尚書劉納曰爲國棟梁傾危

通鑑卷五十七  
不持焉用彼相邪郤許諾亦與陽球結謀球小妻程  
璜之女由是節等頗得聞知乃重賂璜且脅之璜懼  
迫以球謀告節節因共白帝曰郤與劉納陳球陽球  
交通書疏謀議不軌帝大怒冬十月甲申劉郤陳球  
劉納陽球皆下獄死 巴郡板楯蠻反遣御史中丞  
蕭瑗督益州刺史討之不克 十二月以光祿勳楊  
賜爲司徒 鮮卑寇幽并二州

三年春正月癸酉赦天下 夏四月江夏蠻反 秋  
酒泉地震 冬有星孛于狼弧 鮮卑寇幽并二州  
十二月立貴人何氏爲皇后徵后兄潁川太守進

爲侍中后本南陽屠家以選入掖庭生皇子辨故立  
之 是歲作畢圭靈昆苑司徒楊賜諫曰先帝之制  
左開鴻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約以合禮中今猥規郊  
城之地以爲苑囿壞沃衍廢田園驅居民畜禽獸殆  
非所謂若保赤子之義今城外之苑已有五六可以  
逞情意順四節也宜惟夏禹卑宮太宗露臺之意以  
尉下民之勞書奏帝欲止以問侍中任芝樂松對曰  
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爲小齊宣五里人以爲大今  
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爲之 巴郡板楯  
蠻反 蒼梧桂陽賊攻郡縣零陵太守楊璇制馬車

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設弓弩及戰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荊州刺史趙凱誣奏琬實非身親破賊而妄有其功琬與相章奏凱有黨助遂檻車徵琬防禁嚴密無由自訟乃噬臂出血書衣爲章具陳破賊形執及言凱所誣狀潛令親屬詣闕通之詔書原琬拜議郎凱受誣人之罪琬喬之弟也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八

漢紀五十

起重光作一盡疆  
圍單闕凡七年

孝靈皇帝中

光和四年春正月初置駮驥廐丞領受郡國調馬豪右辜權馬一匹至二百萬 夏四月庚子赦天下

交阯烏滸蠻久爲亂牧守不能禁交阯人梁龍等復反攻破郡縣詔拜蘭陵令會稽朱雋爲交阯刺史擊斬梁龍降者數萬人旬月盡定以功封都亭侯徵爲諫議大夫 六月庚辰雨雹如雞子 秋九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太尉劉寬免衛尉許儼爲太尉 閏

月辛酉北宮東掖庭永巷署災 司徒楊賜罷 冬  
十月太常陳耽爲司徒 鮮卑寇幽并二州檀石槐  
死子和連代立和連才力不及父而貪淫後出攻北  
地北地人射殺之其子騫曼尚幼元子魁頭立後騫  
曼長大與魁頭爭國衆遂離散魁頭死弟步度根立  
是歲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  
爭鬪帝著商賈服從之飲宴爲樂又於西園弄狗著  
進賢冠帶綬又駕四驢帝躬自操轡驅馳周旋京師  
轉相倣效驢價遂與馬齊帝好爲私穡收天下之珍  
貨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爲導行費中常侍呂強

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豈有  
公私而今中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  
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廐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  
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  
受其敝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姑息自此而進  
舊典選舉委任三府尚書受奏御而已受試任用責  
以成功功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舉劾請下廷尉覆  
案虛實行其罪罰於是三公每有所選參議掾屬咨  
其行狀度其器能然猶有曠職廢官荒穢不治今但  
任尚書或有詔用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亦



復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自勞苦乎書奏不省 何  
皇后性彊忌後宮王美人生皇子協后醜殺美人帝  
大怒欲廢后諸中官固請得止 大長秋華容侯曹  
節卒中常侍趙忠代領大長秋

五年春正月辛未赦天下 詔公卿以謠言舉刺史  
二千石爲民蠹害者太尉許儼司空張濟承望內官  
受取貨賂其宦者子弟賓客雖貪汙穢濁皆不敢問  
而虛糾邊遠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民詣  
闕陳訴司徒陳耽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  
鴟梟而囚鸞鳳帝以讓儼濟由是諸坐謠言徵者悉

拜議郎

二月大疫

三月司徒陳耽免

夏四月

旱

以太常袁隗爲司徒

五月庚申永樂宮署災

秋七月有星孛于太微

板楯蠻寇亂巴郡連年

討之不能尅帝欲大發兵以問益州計吏漢中程包  
對曰板楯七姓自秦世立功復其租賦其人勇猛善  
戰昔永初中羌入漢川郡縣破壞得板楯救之羌死  
敗殆盡羌人號爲神兵傳語種輩勿復南行至建和  
二年羌復大入實賴板楯連摧破之前車騎將軍馮  
緄南征武陵亦倚板楯以成其功近益州郡亂太守  
李顥亦以板楯討而平之忠功如此本無惡心長吏

鄉亭更賦至重僕役筆楚過於奴虜亦有嫁妻賣子  
或乃至自剄割雖陳寃州郡而牧守不爲通理闕庭  
悠遠不能自聞含怨呼天無所叩愬故邑落相聚以致  
叛戾非有謀主僭號以圖不軌今但選明能牧守自  
然安集不煩征伐也帝從其言選用太守曹謙遣宣  
詔赦之即時皆降 八月起四百尺觀於阿亭道  
冬十月太尉許馘罷以太常楊賜爲太尉 帝校獵  
上林苑歷函谷關遂狩于廣成苑十二月還幸太學  
相典爲侍御史宦官畏之典常乘驄馬京師爲之  
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典焉之孫也

六年春三月辛未赦天下 夏大旱 爵號皇后母  
爲舞陽君 秋金城河水溢出二十餘里 五原山  
岸崩 初鉅鹿張角奉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  
道呪符水以療病令病者跪拜首過或時病愈衆共  
神而信之角分遣弟子周行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  
間徒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人莫  
不畢應或棄賣財產流移犇赴填塞道路未至病死  
者亦以萬數郡縣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化爲  
民所歸太尉楊賜特爲司徒上書言角誑耀百姓遭  
赦不悔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

其患宜切敕刺史二千石簡別流民各護歸本郡以  
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會賜去位事  
遂留中司徒掾劉陶復上疏申賜前議言角等陰謀  
益甚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京師覘視朝政鳥聲獸  
心私共嗚呼州郡忌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語莫肯  
公文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  
同罪帝殊不爲意方詔陶次第春秋條例角遂置三  
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  
渠帥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  
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  
馬元義等先收荆楊數萬人期會發於鄴元義數往  
來京師以中常侍封諂徐奉等爲內應約以三月五  
日內外俱起

中平元年春角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於是收馬  
元義車裂於雒陽詔三公司隸案驗官省直衛及百  
姓有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下冀州逐捕角等角等  
知事已露晨夜馳敕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以爲  
標幟故時人謂之黃巾賊二月角自稱天公將軍角  
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所在燔燒官  
府劫畧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旬月之間天下

響應京師震動安平甘陵人各執其王應賊三月戊申以河南尹何進爲大將軍封慎侯率左右羽林五營營士屯都亭修理器械以鎮京師置函谷太谷廣成伊闕轅轅旋門孟津小平津八關都尉帝召羣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爲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嵩規之兄子也上問計於中常侍呂強對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爲變滋大悔之無救今請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則盜無不平矣帝懼而從之壬子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唯張角不赦

發天下精兵遣北中郎將盧植討張角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討潁川黃巾是時中常侍趙忠張讓夏惲郭勝段珪宋典等皆封侯貴寵上常言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由是宦官無所憚畏並起第宅擬則宮室上嘗欲登永安侯臺宦官恐望見其居處乃使中大夫尚但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上自是不敢復升臺榭及封爵徐奉事發上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爲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者今黨人更爲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爲可斬未皆叩頭曰此王甫侯覽所爲也於是諸

常侍人人求退各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趙忠夏惲等遂共譖呂強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強兄弟所在並皆貪穢帝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聞帝召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忠惲復譖曰強見召未不知所問而就外自屏有姦明審遂收捕其宗親没入財產侍中河內向栩上便宜譏刺左右張讓誣栩與張角同心欲為內應收送黃門北寺獄殺之郎中中山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

郡專權財利侵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為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帝以鈞章示諸常侍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雒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御史承旨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 庚子南陽黃巾張曼成攻殺太守褚貢 帝問太尉楊賜以黃巾事賜所對切直帝不悅夏四月賜坐寇賊免以太僕弘農鄧盛為太尉已而帝閱錄故事得賜與劉陶所上張

角奏乃封賜爲臨晉侯陶爲中陵鄉侯 司空張濟  
罷以大司農張溫爲司空 皇甫嵩朱雋合將四萬  
餘人共討潁川嵩雋各統一軍雋與賊波才戰敗嵩  
進保長社 汝南黃巾敗太守趙謙於邵陵廣陽黃  
巾殺幽州刺史郭勳及太守劉衛 波才圍皇甫嵩  
於長社嵩兵少軍中皆恐賊依草結營會大風嵩約  
敕軍士皆束苜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  
上舉燎應之嵩從城中鼓譟而出犇擊賊陳賊驚亂  
犇走會騎都尉沛國曹操將兵適至五月嵩操與朱  
雋合軍更與賊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封嵩都鄉侯

操父嵩爲中常侍曹騰養子不能審其生出本末或  
云夏侯氏子也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  
行業世人未之奇也唯太尉橋玄及南陽何顥異焉  
玄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  
者其在君乎顥見操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  
人也玄謂操曰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子將者訓之  
從子劭也好人倫多所賞識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  
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  
旦評焉嘗爲郡功曹府中聞之莫不改操飾行曹操  
往造劭而問之曰我何如人劭鄙其爲人不答操乃

劫之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操大喜而去  
朱儁之擊黃巾也其護軍司馬北地傅燮上疏曰臣  
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先除四  
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  
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釁發蕭牆而禍  
延四海者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  
尅黃巾雖盛不足爲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  
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  
忍故闞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  
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  
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  
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僞夫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  
於三夫若不詳察真僞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陛  
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之誅則善人思進  
姦凶自息趙忠見其疏而惡之燮擊黃巾功多當封  
忠譖訐之帝識燮言得不加罪竟亦不封 張曼成  
屯宛下百餘日六月南陽太守秦頡擊曼成斬之  
交阯土多珍貨前後刺史多無清行財計盈給輒求  
遷代故吏民怨叛執刺史及合浦太守來達自稱柱  
天將軍三府選京令東郡賈琮爲交阯刺史琮到部

通鑑卷五十一  
九  
訊其反狀咸言賦歛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寃無所民不聊生故聚爲盜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爲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皇甫嵩朱雋乘勝進討汝南陳國黃巾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脫於西華並破之餘賊降散三郡悉平嵩乃上言其狀以功歸雋於是進封雋西鄉侯遷鎮賊中郎將詔嵩討東郡雋討南陽北中郎將盧植連戰破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鑿塹造作

雲梯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視軍或勸植以賂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檻車徵植減死一等遣東中郎將隴西董卓代之 巴郡張脩以妖術爲人療病其灑略與張角同令病家出五斗米號五斗米師秋七月脩聚衆反寇郡縣時人謂之米賊 八月皇甫嵩與黃巾戰於蒼亭獲其帥卜巳董卓攻張角無功抵罪乙巳詔嵩討角 九月安平王續坐不道誅國除初續爲黃巾所虜國人贖之得還朝廷議復其國議郎李燮曰續守藩不稱損辱聖朝不宜復國朝



通鑑卷五十一  
廷不從燮坐謗毀宗室輸作左校未滿歲王坐誅乃復拜議郎京師爲之語曰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冬十月皇甫嵩與張角弟梁戰於廣宗梁衆精勇嵩不能尅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許人角先已病死剖棺戮屍傳首京師十一月嵩復攻角弟寶於下曲陽斬之斬獲十餘萬人即拜嵩爲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嵩能溫卹士卒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軍士皆食爾乃嘗飯故所嚮有功 北地

先零羌及枹罕河關羣盜反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李文侯爲將軍殺護羌校尉泠徵金城人邊章韓遂素著名西州羣盜誘而劫之使專任軍政殺金城太守陳懿攻燒州郡初武威太守倚恃權貴恣行貪暴涼州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其罪刺史梁鵠懼欲殺正和以免其負訪於漢陽長史敦煌蓋勳勳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勳因此報之勳曰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曰夫繼食鷹隼欲其驚也驚而亨之將何用哉鵠乃止正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爲梁使君謀不爲蘇正和也怨之如初後刺

史左昌盜軍穀數萬勲諫之昌怒使勲與從事辛曾  
孔常別屯阿陽以拒賊欲因軍事罪之而勲數有戰  
功及北宮伯玉之攻金城也勲勸昌救之昌不從陳  
懿旣死邊章等進圍昌於冀昌召勲等自救辛曾等  
疑不肯赴勲怒曰昔莊賈後期穰苴奮劍今之從事  
豈重於古之監軍乎曾等懼而從之勲至冀誚讓章  
等以背叛之罪皆曰左使君若早從君言以兵臨我  
庶可自改今罪已重不得降也乃解圍去叛羌圍校  
尉夏育於畜官勲與州郡合兵救育至狐槃爲羌所  
敗勲餘衆不及百人身被三創堅坐不動指木表曰

尸我於此句就種羌滇吾以兵扞衆曰蓋長史賢人  
汝曹殺之者爲負天勲仰罵曰死反虜汝何知促來  
殺我衆相視而驚滇吾下馬與勲勲不肯上遂爲羌  
所執羌服其義勇不敢加害送還漢陽後刺史楊雍  
表勲領漢陽太守 張曼成餘黨更以趙弘爲帥衆

復盛至十餘萬據宛城朱儁與荊州刺史徐璆等合  
兵圍之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徵儁司空張溫  
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皆曠年歷載乃能尅  
敵儁討潁川已有功效引師南指方畧已設臨軍易  
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儁擊弘斬

之賊帥韓忠復據宛拒雋雋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  
赴之雋自將精卒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  
城惶懼乞降諸將皆欲聽之雋曰兵固有形同而執  
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  
內一統唯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  
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  
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尅雋登土山望之顧謂  
司馬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  
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  
况十萬乎不如徹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執必自出

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雋因  
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南陽太守秦頡殺忠餘衆復  
奉孫夏爲帥還屯死雋急攻之司馬孫堅率衆先登  
癸巳拔宛城孫夏走雋追至西鄂精山復破之斬萬  
餘級於是黃巾破散其餘州郡所誅一郡數千人  
十二月己巳赦天下改元 豫州刺史太原王允破  
黃巾得張讓賓客書與黃巾交通上之帝責怒讓讓  
叩頭陳謝竟亦不能罪也讓由是以事中允遂傳下  
獄會赦還爲刺史旬日間復以他罪被捕楊賜不欲  
使更楚辱遣客謝之曰君以張讓之事故一月再徵

凶慝難量幸為深計諸從事好氣決者共流涕奉藥而進之允厲聲曰吾為人臣獲罪於君當伏大辟以謝天下豈有乳藥求死乎投杯而起出就檻車既至廷尉大將軍進與楊賜袁隗共上疏請之得減死論二年春正月大疫二月己酉南宮雲臺災庚戌樂城門災中常侍張讓趙忠說帝歛天下田晦十錢以修宮室鑄銅人樂安太守陸康上疏諫曰昔魯宣稅晦而喙災自生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灋哉內倖潛康援引亡國以譬聖明大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表陳解釋得免歸田里康續之孫也又詔發州郡材木文石部送京師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強折賤買僅得本賈十分之一因復貨之宦官復不為即受材木遂至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又令西園騶分道督趣恐動州郡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鉅鹿太守河內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割剝

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  
極陳當世之失即吞藥自殺書奏帝爲暫絕修宮錢  
以朱雋爲右車騎將軍 自張角之亂所在盜賊  
並起博陵張牛角常山褚飛燕及黃龍左校于氏根  
張白騎劉石左髭丈八平漢大計司隸緣城雷公浮  
雲白雀楊鳳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繞眭固苦蠮之徒  
不可勝數大者二三萬小者六七千人張牛角褚飛  
燕合軍攻廩陶牛角中流矢且死令其衆奉飛燕爲  
帥改姓張飛燕名燕輕勇趨捷故軍中號曰飛燕山  
谷寇賊多附之部衆寔廣殆至百萬號黑山賊河北  
諸郡縣並被其害朝廷不能討燕乃遣使至京師奏  
書乞降遂拜燕平難中郎將使領河北諸山谷事歲  
得舉孝廉計吏 司徒袁隗免 三月以廷尉崔烈  
爲司徒烈寔之從兄也是時三公徃徃因常侍阿保  
入錢西園而得之段熲張溫等雖有功勤名譽然皆  
先輸貨財乃登公位烈因傳母入錢五百萬故得爲  
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親幸者曰  
悔不少靳可至千萬程夫人於傍應曰崔公冀州名  
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反不知姝邪烈由是聲譽頓  
衰 北宮伯玉等寇三輔詔左車騎將軍皇甫嵩鎮

長安以討之時涼州兵亂不解徵發天下役賦無已  
崔烈以爲宜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議之議郎傅燮  
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奏燮廷辱大臣帝以  
問燮對曰樊噲以冒頓悖逆憤激思奮未失人臣之  
節季布猶曰噲可斬也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  
高祖初興使酈商別定隴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  
者以爲斷匈奴右臂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烈爲  
宰相不念爲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  
里之士臣竊惑之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士勁甲  
堅因以爲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

知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善而從之夏

四月庚戌大雨雹五月太尉鄧盛罷以太僕河南

張延爲太尉六月以討張角功封中常侍張讓等

十二人爲列侯秋七月三輔螟皇甫嵩之討張

角也過鄴見中常侍趙忠舍宅踰制奏没入之又中

常侍張讓私求錢五千萬嵩不與二人由是奏嵩連

戰無功所費者多徵嵩還收左車騎將軍印綬削戶

六千八月以司空張溫爲車騎將軍執金吾袁滂爲

副以討北宮伯玉拜中郎將董卓爲破虜將軍與盪

寇將軍周慎並統於溫九月以特進楊賜爲司空

冬十月庚寅臨晉文烈侯楊賜薨以光祿大夫許相  
爲司空相訓之子也 諫議大夫劉陶上言天下前  
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今西羌逆類已攻河東  
恐遂轉盛豕突上京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  
鬪生之計西寇浸前車騎孤危假令失利其敗不救  
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爲國安則臣蒙  
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大  
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共讒陶曰前張角事  
發詔書示以威恩自此以來各各改悔今者四方安  
靜而陶疾害聖政專言妖孽州郡不上陶何緣知疑

陶與賊通情於是收陶下黃門北寺獄掠按日急陶  
謂使者曰臣恨不與伊呂同疇而以三仁爲輩今上  
殺忠謇之臣下有憔悴之民亦在不久後悔何及遂  
閉氣而死前司徒陳耽爲人忠正宦官怨之亦誣陷  
死獄中 張溫將諸郡兵步騎十餘萬屯美陽邊章  
韓遂亦進兵美陽溫與戰輒不利十一月董卓與右  
扶風鮑鴻等并兵攻章遂大破之章遂走榆中溫遣  
周慎將三萬人追之參軍事孫堅說慎曰賊城中無  
穀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以大兵  
繼後賊必困乏而不敢戰走入羌中并力討之則涼

通鑑卷五十一  
州可定也慎不從引軍圍榆中城而章遂分屯葵園  
峽反斷慎運道慎懼棄車重而退温又使董卓將兵  
三萬討先零羌胡圍卓於望垣北糧食乏絕乃於  
所度水中僞立鴈以捕魚而潛從鴈下過軍比賊追  
之決水已深不得度遂還屯扶風張温以詔書召卓  
卓良久乃詣温温責讓卓卓應對不順孫堅前耳語  
謂温曰卓不怖罪而鳴張大語宜以召不時至陳軍  
灑斬之温曰卓素著威名於河隴之間今日殺之西  
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王師威震天下何賴於卓觀  
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跋扈經年

當以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衆二罪也卓受任  
無功應召稽留而軒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  
臨衆未有不斷斬以成功者也今明公垂意於卓不  
即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温不忍發乃曰君且還  
卓將疑人堅遂出是歲帝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  
農金錢繒帛物積堂中復藏寄小黃門常侍家錢各  
數千萬又於河間買田宅起第觀

三年春二月江夏兵趙慈反殺南陽太守秦頡庚  
戌赦天下太尉張延罷遣使者持節就長安拜張  
温爲太尉三公在外始於温以中常侍趙忠爲車



通鑑卷五十八  
騎將軍帝使忠論討黃巾之功執金吾甄舉謂忠曰  
傅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天下失望今將軍親當  
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忠納其言遣弟城門校  
尉延致殷勤於傅燮延謂燮曰南容少荅我常侍萬  
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有功不論命也傅燮  
豈求私賞哉忠愈懷恨然憚其名不敢害出爲漢陽  
太守 帝使鉤盾令宋典繕修南宮玉堂又使掖庭  
令畢嵐鑄四銅人又鑄四鐘皆受二千斛又鑄天祿  
蝦蟇吐水於平門外橋東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鳥  
施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以爲可省百姓灑道之費

五月壬辰晦日有食之 六月荊州刺史王敏討

趙慈斬之 車騎將軍趙忠罷 冬十月武陵蠻反  
郡兵討破之 前太尉張延爲宦官所譖下獄死

十二月鮮卑寇幽并二州 徵張溫還京師

四年春正月己卯赦天下 二月滎陽賊殺中牟令

三月河南尹何苗討滎陽賊破之拜苗爲車騎將軍  
韓遂殺邊章及北宮伯玉李文侯擁兵十餘萬進  
圍隴西太守李相如叛與遂連和涼州刺史耿鄙率  
六郡兵討遂鄙任治中程球通姦利士民怨之漢  
陽太守傅燮謂鄙曰使君統政日淺民未知教賊聞

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邊兵多勇其鋒難當而新合之衆上下未和 萬一內變雖悔無及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得寬挺必謂我怯羣惡爭執其離可必然後率已教之民討成離之賊其功可坐而待也鄙不從夏四月鄙行至狄道州別駕反應賊先殺程球次害鄙賊遂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燮猶固守時北地胡騎數千隨賊攻郡皆夙懷燮恩共於城外叩頭求送燮歸鄉里燮子幹年十三言於燮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兵不足以自守宜聽羌胡之請還鄉里徐俟有道而輔之言未終燮慨然歎曰汝知吾必死邪聖達節次守節殷紂暴虐伯夷不食周粟而死吾遭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祿又欲避其難乎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有才智勉之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狄道人王國使故酒泉太守黃衍說燮曰天下已非復漢有府君寧有意爲吾屬帥乎燮按劍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爲賊說邪遂麾左右進兵臨陳戰歿耿鄙司馬扶風馬騰亦擁兵反與韓遂合共推王國爲主寇掠三輔 太尉張溫以寇賊未平免以司徒崔烈爲太尉 五月以司空許相爲司徒光祿勳沛國丁宮爲司空 初張溫發幽州

烏桓突騎三千以討涼州故中山相漁陽張純請將之温不聽而使涿令遼西公孫瓚將之軍到薊中烏桓以牢稟逋縣多叛還本國張純忿不得將乃與同郡故泰山太守張舉及烏桓大人丘力居等連盟劫略薊中殺護烏桓校尉公綦稠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陽終等衆至十餘萬屯肥如舉稱天子純稱彌天將軍安定王移書州郡云舉當代漢告天子避位敕公卿奉迎 冬十月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衆萬餘人詔以議郎孫堅爲長沙太守討擊平之封堅烏程侯 十一月太尉崔烈罷以大司農曹嵩爲太

尉 十二月屠各胡反 是歲賣關內侯直五百萬錢 前太丘長陳寔卒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揚賜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輒歎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九

漢紀五十一

起著雍執徐盡上章敦牂凡三年

孝靈皇帝下

中平五年春正月丁酉赦天下 二月有星孛于紫

宮 黃巾餘賊郭大等起於西河白波谷寇太原河

東 三月屠各胡攻殺并州刺史張懿 太常江夏

劉焉見王室多故建議以爲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輕

旣不能禁且用非其人以致離叛宜改置牧伯選清

名重臣以居其任焉內欲求交趾牧侍中廣漢董扶

私謂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乃更求

益州會益州刺史郤儉賦歛煩擾謠言遠聞而耿鄙張懿皆爲盜所殺朝廷遂從焉議選列卿尚書爲州牧各以本秩居任以焉爲益州牧太僕黃琬爲豫州牧宗正東海劉虞爲幽州牧州任之重自此而始焉魯恭王之後虞東海恭王之五世孫也虞嘗爲幽州刺史民夷懷其恩信故用之董扶及太倉令趙耄皆棄官隨焉入蜀 詔發南匈奴兵配劉虞討張純單于羌渠遣左賢王將騎詣幽州國人恐發兵無已於是右部醯落反與屠各胡合凡十餘萬人攻殺羌渠國人立其子右賢王於扶羅爲持至尸逐侯單于

夏四月太尉曹嵩罷 五月以永樂少府南陽樊陵爲太尉六月罷 益州賊馬相趙祗等起兵緜竹自號黃巾殺刺史郤儉進擊巴郡犍爲旬月之間破壞三郡有衆數萬相自稱天子州從事賈龍率吏民攻相等數日破走州界清靜龍乃選吏卒迎劉焉焉徙治緜竹撫納離叛務行寬惠以收人心 郡國七大水 故太傅陳蕃子逸與術士襄楷會於冀州刺史王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真族滅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願驅除因與豪傑轉相招合上書言黑山賊攻劫郡縣欲因以起兵會帝欲北巡河間

舊宅芬等謀以兵徼劫誅諸常侍黃門因廢帝立合肥侯以其謀告議郎曹操操曰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伊霍是也伊霍皆懷至忠之誠據宰輔之執因秉政之重同衆人之欲故能計從事立今諸君徒見曩者之易未覩當今之難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芬又呼平原華歆陶丘洪共定計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廢立大事伊霍之所難芬性踈而不武此必無成洪乃止會北方夜半有赤氣東西竟天太史上言北方有陰謀不宜北行帝乃止敕芬罷兵俄而徵之芬懼解

印綬亡走至平原自殺 秋七月以射聲校尉馬日

磾爲太尉日磾融之族孫也 八月初置西園八校

尉以小黃門蹇碩爲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爲

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爲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爲

典軍校尉趙融爲助軍左校尉馮芳爲助軍右校尉

諫議大夫夏牟爲左校尉淳于瓊爲右校尉皆統於

蹇碩帝自黃巾之起留心戎事碩壯健有武略帝親

任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 九月司徒許相罷以司

空丁宮爲司徒光祿勳南陽劉弘爲司空 以衛尉

條侯董重爲票騎將軍重永樂太后兄子也 冬十

月青徐黃巾復起寇郡縣 望氣者以爲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帝欲厭之乃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下起大壇上建十二重華蓋高十丈壇東北爲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步騎數萬人結營爲陳甲子帝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大將軍進駐小華蓋下帝躬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行陳三市而還以兵授邊帝問討虜校尉蓋勳曰吾講武如是何如對曰臣聞先王耀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以昭果毅祗黷武耳帝曰善恨見君晚羣臣初無是言也勳謂袁紹曰上甚聰明但蔽於左右耳與紹謀

共誅嬖倖蹇碩懼出勳爲京兆尹 十一月王國圍陳倉詔復拜皇甫嵩爲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合兵四萬人以拒之 張純與丘力居鈔畧青徐幽冀四州詔騎都尉公孫瓚討之瓚與戰於屬國石門純等大敗棄妻子踰塞走悉得所畧男女瓚深入無繼反爲丘力居等所圍於遼西管子城二百餘日糧盡衆潰士卒死者什五六 董卓謂皇甫嵩曰陳倉危急請速救之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兵陳倉雖小城守固備未易可拔王國雖強攻陳倉不下其衆必疲疲而擊之全勝之道也將何救焉國攻

通鑑卷五十九  
四  
陳倉八十餘日不拔

六年春二月國衆疲敝解圍去皇甫嵩進兵擊之董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迫歸衆勿追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鬪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爲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卓大慙恨由是與嵩有隙韓遂等共廢王國而劫故信都令漢陽閻忠使督統諸部忠病死遂等稍爭權利更相殺害由是寢衰 幽州牧劉虞到部遣使至鮮卑中告以利害責使送張舉張純首厚加購賞丘力居

等聞虞至喜各遣譯自歸舉純走出塞餘皆降散虞止罷諸屯兵但留降虜校尉公孫瓚將步騎萬人屯右北平三月張純客王政殺純送首詣虞公孫瓚志欲掃滅烏桓而虞欲以恩信招降由是與瓚有隙

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太尉馬日磾免遣使即拜幽州牧劉虞爲太尉封容丘侯 蹇碩忌大將軍進與諸常侍共說帝遣進西擊韓遂帝從之進陰知其謀奏遣袁紹收徐充二州兵須紹還而西以稽行期 初帝數失皇子何皇后生子辯養於道人史子眇家號曰史侯王美人生子協董太后自養之號曰



董侯羣臣請立太子帝以辯輕佻無威儀欲立協猶豫未決會疾篤屬協於蹇碩丙辰帝崩于嘉德殿碩時在內欲先誅何進而立協使人迎進欲與計事進即駕往碩司馬潘隱與進早舊迎而目之進驚馳從僂道歸營引兵入屯百郡邸因稱疾不入戊午皇子辯即皇帝位年十四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赦天下改元爲光熹封皇弟協爲勃海王協年九歲以後將軍袁隗爲太傅與大將軍何進參錄尚書事進旣秉朝政忿蹇碩圖已陰規誅之袁紹因進親客張津勸進悉誅諸宦官進以袁氏累世貴寵而紹與從弟虎賁中郎將術皆爲豪桀所歸信而用之復博徵智謀之士何顥荀攸及河南鄭泰等二十餘人以顥爲北軍中候攸爲黃門侍郎泰爲尚書與同腹心攸爽之從孫也蹇碩疑不自安與中常侍趙忠宋典等書曰大將軍兄弟秉國專朝今與天下黨人謀誅先帝左右掃滅我曹但以碩典禁兵故且沈吟今宜共閉上閣急捕誅之中常侍郭勝進同郡人也太后及進之貴幸勝有力焉故親信何氏與趙忠等議不從碩計而以其書示進庚午進使黃門令收碩誅之因悉領其屯兵票騎將軍董卓重與何進權勢相害中官

挾重以爲黨助董太后每欲參干政事何太后輒相  
禁塞董后忿恚詈曰汝今斬張怙汝兄耶吾敕票騎  
斷何進頭如反手耳何太后聞之以告進五月進與  
三公共奏孝仁皇后使故中常侍夏惲等交通州郡  
辜較財利悉入西省故事蕃后不得留京師請遷宮  
本國奏可辛巳進舉兵圍票騎府收董重免官自殺  
六月辛亥董太后憂怖暴崩民間由是不附何氏  
辛酉葬孝靈皇帝于文陵何進懲蹇碩之謀稱疾不  
入陪喪又不送山陵大水秋七月徙勃海王協  
爲陳留王司司徒丁宮罷袁紹復說何進曰前竇

武欲誅內寵而反爲所害者但坐言語漏泄五營兵  
士皆畏服中人而竇氏反用之自取禍滅今將軍兄  
弟並領勁兵部曲將吏皆英俊名士樂盡力命事在  
掌握此天贊之時也將軍宜一爲天下除患以垂名  
後世不可失也進乃白太后請盡罷中常侍以下以  
三署郎補其處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及  
今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柰何楚  
楚與士人共對事乎進難違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  
者紹以爲中官親近至尊出納號令今不悉廢後必  
爲患而太后母舞陽君及何苗數受諸宦官賂遺知

進欲誅之數白太后爲其障蔽又言大將軍專殺左右擅權以弱社稷太后疑以爲然進新貴素敬憚中官雖外慕大名而內不能斷故事久不決紹等又爲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主簿廣陵陳琳諫曰諺稱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則天人順之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彊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爲亂階耳進

不聽典軍校尉曹操聞而笑曰宦者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旣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寘露吾見其敗也初靈帝徵董卓爲少府卓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言牢直不畢稟賜斷絕妻子饑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胡慙狗態臣不能禁止輒將順安慰增異復上朝廷不能制及帝寢疾璽書拜卓并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上書言臣誤蒙天恩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爲臣奮一旦之命乞將之北州效力邊

垂高從子酈說嵩曰天下兵柄在大人與董卓耳今  
怨隙已結執不俱存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  
命也彼度京師政亂故敢躊躇不進此懷姦也此二  
者刑所不赦且其凶戾無親將士不附大人今為元  
帥仗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害無不濟也嵩  
曰違命雖罪專誅亦有責也不如顯奏其事使朝廷  
裁之乃上書以聞帝以讓卓卓亦不奉詔駐兵河東  
以觀時變何進召卓使將兵詣京師侍御史鄭泰諫  
曰董卓彊忍寡義志欲無厭若借之朝政授以大事  
將恣凶欲必危朝廷明公以親德之重據阿衡之權

秉意獨斷誅除有罪誠不宜假卓以為資援也且事  
留變生殷鑒不遠宜在速決尚書盧植亦言不宜召  
卓進皆不從泰乃棄官去謂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  
進府掾王匡騎都尉鮑信皆泰山人進使還鄉里募  
兵并召東郡太守橋瑁屯成臯使武猛都尉丁原將  
數千人寇河內燒孟津火照城中皆以誅宦官為言  
董卓聞召即時就道并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倖  
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潰癰雖痛  
勝於肉食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今臣  
輒鳴鍾鼓如雒陽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太后猶不從

何苗謂進曰始共從南陽來俱以貧賤依省內以致富貴國家之事亦何容易覆水不收宜深思之且與省內和也卓至澠池而進更狐疑使諫議大夫种邵宣詔止之卓不受詔遂前至河南邵迎勞之因譬令還軍卓疑有變使其軍士以兵脅邵邵怒稱詔叱之軍士皆披遂前質責卓卓辭屈乃還軍夕陽亭邵嵩之孫也袁紹懼進變計因脅之曰交構已成形執已露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事以變生復爲竇氏矣進於是以前紹爲司隸校尉假節專命擊斷從事中郎王允爲河南尹紹使維陽方畧武吏司察宦者而從董卓等使馳驛上奏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唯留進素所私人以守省中諸常侍小黃門皆詣進謝罪唯所措置進謂曰天下匈匈正患諸君耳今董卓垂至諸君何不早各就國袁紹勸進便於此決之至于再三進不許紹又爲書告諸州郡詐宣進意使捕案中官親屬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子婦太后之妹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唯受恩累世今當遠離官殿情懷戀戀願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陛下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子婦

言於舞陽君入白太后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八月  
戊辰進入長樂宮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中常侍張  
讓段珪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欲入  
省此意何爲竇氏事竟復起邪使潛聽具聞其語乃  
率其黨數十人持兵竊自側闥入伏省戶下進出因  
詐以太后詔召進入坐省閣讓等詰進曰天下憤憤  
亦非獨我曹罪也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我  
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財千萬爲禮和悅上意但欲託  
卿門戶耳今乃欲滅我曹種族不亦太甚乎於是尚  
方監渠穆拔劍斬進於嘉德殿前讓珪等爲詔以故

太尉樊陵爲司隸校尉少府許相爲河南尹尚書得  
詔板疑之曰請大將軍出共議中黃門以進頭擲與  
尚書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進部曲將吳匡張璋在  
外聞進被害欲引兵入宮宮門閉虎賁中郎將袁術  
與匡共斫攻之中黃門持兵守閣會日暮術因燒南  
宮青瑣門欲以脅出讓等讓等入白太后言大將軍  
兵反燒宮攻尚書闥因將太后少帝及陳留王劫省  
內官屬從複道走北宮尚書盧植執戈於閣道窓下  
仰數段珪珪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得免袁紹與叔  
父隗矯詔召樊陵許相斬之紹及何苗引兵屯朱雀

闕下捕得趙忠等斬之吳匡等素怨苗不與進同心而又疑其與宦官通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即車騎也吏士能為報讎乎皆流涕曰願致死匡遂引兵與董卓弟奉車都尉旻攻殺苗棄其屍於苑中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皆殺之凡二千餘人或有無須而誤死者紹因進兵排宮或上端門屋以攻省內庚午張讓段珪等困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夜至小平津六璽不自隨公卿無得從者唯尚書盧植河南中部掾閔貢夜至河上貢厲聲責讓等且曰今不速死吾將殺汝因手劔斬數人讓等惶怖叉手再拜叩頭向帝辭曰臣等死陛下自愛遂投河而死貢扶帝與陳留王夜步逐螢光南行欲還官行數里得民家露車共乘之至雒舍止辛未帝獨乘一馬陳留王與貢共乘一馬從雒舍南行公卿稍有至者董卓至顯陽苑遠見火起知有變引兵急進未明到城西聞帝在北因與公卿往奉迎於北芒阪下帝見卓將兵卒至恐怖涕泣羣公謂卓曰有詔却兵卓曰公諸人為國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何却兵之有卓與帝語語不可了乃更與陳留王語問禍亂由起王荅自初至終無所

遺失卓大喜以王爲賢且爲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  
太后同族遂有廢立之意是日帝還宮赦天下改光  
熹爲昭寧失傳國璽餘璽皆得之以丁原爲執金吾  
騎都尉鮑信自泰山募兵適至說袁紹曰董卓擁強  
兵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爲所制及其新至疲勞襲  
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信乃引兵還泰山董卓之  
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恐不爲遠近所服率  
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營明旦乃大陳旌鼓而還以  
爲西兵復至雒中無知者俄而進及弟苗部曲皆歸  
於卓卓又陰使丁原部曲司馬五原呂布殺原而并  
其衆卓兵於是大盛乃諷朝廷以久雨策免司空劉  
弘而代之初蔡邕徙朔方會赦得還五原太守王智  
甫之弟也奏邕謗訕朝廷邕遂亡命江海積十二年  
董卓聞其名而辟之稱疾不就卓怒詈曰我能族人  
邕懼而應命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高第三日之間  
周歷三臺遷爲侍中 董卓謂袁紹曰天下之主宜  
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董侯似可今欲立之爲  
能勝史侯否人有小智大癡亦知復何如爲當且爾  
劉氏種不足復遺紹曰漢家君天下四百許年恩澤  
深渥兆民戴之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下



公欲廢嫡立庶恐衆不從公議也卓按劍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爲之誰敢不從爾謂董卓刀爲不利乎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引佩刀橫揖徑出卓以新至見紹大家故不敢害紹縣節於上東門逃犇冀州九月癸酉卓大會百僚奮首而言曰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爲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王何如公卿以下皆惶恐莫敢對卓又抗言曰昔霍光定策延年按劍有敢沮大議皆以軍灋從事坐者震動尚書盧植獨曰昔太甲旣立不明昌邑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罷坐將殺植蔡邕爲之請議郎彭伯亦諫卓曰盧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之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植遂逃隱於上谷卓以廢立議示太傅袁隗隗報如議甲戌卓復會群僚於崇德前殿遂脅太后策廢少帝曰皇帝在喪無人子之心威儀不類人君今廢爲弘農王立陳留王協爲帝袁隗解帝璽綬以奉陳留王扶弘農王下殿北面稱臣太后顰涕羣臣含悲莫敢言者卓又議太后踰追永樂宮至令憂死逆婦姑之禮乃遷太后於永安宮赦天下改昭寧爲永漢

丙子卓醜殺何太后公卿以下不布服會葬素衣而  
已卓又發何苗棺出其尸支解節斷棄於道邊殺苗  
母舞陽君棄尸於苑枳落中 詔除公卿以下子弟  
爲郎以補宦官之職侍於殿上 乙酉以太尉劉虞  
爲大司馬封襄賁侯董卓自爲太尉領前將軍事加  
節傳斧鉞虎賁更封郿侯 丙戌以太中大夫楊彪  
爲司空 甲午以豫州牧黃琬爲司徒 董卓率諸  
公上書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悉復其爵位遣使  
弔祠擢用其子孫 自六月雨至于是月 冬十月  
乙巳葬靈思皇后 白波賊寇河東董卓遣其將牛

輔擊之初南單于於扶羅旣立國人殺其父者遂叛  
共立須卜骨都侯爲單于於扶羅詣闕自訟會靈帝  
崩天下大亂於扶羅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兵寇郡  
縣時民皆保聚鈔掠無利而兵遂挫傷復欲歸國國  
人不受乃止河東平陽須卜骨都侯爲單于一年而  
死南庭遂虛其位以老王行國事 十一月以董卓  
爲相國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劔履上殿 十二月戊  
戌以司徒黃琬爲太尉司空楊彪爲司徒光祿勳荀  
爽爲司空初尚書武威周毖城門校尉汝南伍瓊說  
董卓矯桓靈之政擢用天下名士以收衆望卓從之

命慈瓊與尚書鄭泰長史何顥等沙汰穢惡顯拔幽  
滯於是徵處士荀爽陳紀韓融申屠蟠復就拜爽平  
原相行至宛陵遷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自被  
徵命及登台司凡九十三日又以紀爲五官中郎將  
融爲大鴻臚紀寔之子融韶之子也爽等皆畏卓之  
暴無敢不至獨申屠蟠得徵書人勸之行蟠笑而不  
答卓終不能屈年七十餘以壽終卓又以尚書韓馥  
爲冀州牧侍中劉岱爲兗州刺史陳留孔伋爲豫州  
刺史東平張邈爲陳留太守潁川張咨爲南陽太守  
卓所親愛並不處顯職但將校而已 詔除光熹昭

寧永漢三號 董卓性殘忍一旦專政據有國家甲  
兵珍寶威震天下所願無極語賓客曰我相貴無上  
也侍御史擾龍宗詣卓白事不解劔立搃殺之是時  
雒中貴戚室第相望金帛財產家家充積卓縱放兵  
士突其廬舍剽虜資物妻畧婦女不避貴賤人情崩  
恐不保朝夕卓購求袁紹急周慈伍瓊說卓曰夫廢  
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  
它志今急購之執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  
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則山  
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

無患矣卓以爲然乃即拜紹勃海太守封邠鄉侯又以袁術爲後將軍曹操爲驍騎校尉術畏卓出犇南陽操變易姓名間行東歸過中牟爲亭長所疑執詣縣時縣已被卓書唯功曹心知是操以世方亂不宜拘天下雄雋因白令釋之操至陳留散家財合兵得五千人是時豪傑多欲起兵討卓者袁紹在勃海冀州牧韓馥遣數部從事守之不得動搖東郡太守橋瑁詐作京師三公移書與州郡陳卓罪惡云見逼迫無以自救企望義兵解國患難馥得移請諸從事問曰今當助袁氏邪助董氏邪治中從事劉子惠曰今與兵爲國何謂袁董馥有慙色子惠復言兵者凶事不可爲首今宜往視他州有發動者然後和之冀州於他州不爲弱也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馥然之馥乃作書與紹道卓之惡聽其舉兵

孝獻皇帝甲

初平元年春正月關東州郡皆起兵以討董卓推勃海太守袁紹爲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諸將皆板授官號紹與河內太守王匡屯河內冀州牧韓馥留鄴給其軍糧豫州刺史孔伷屯潁川兖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邈弟廣陵太守超東郡太守橋瑁山陽

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與曹操俱屯酸棗後將軍袁  
術屯魯陽衆各數萬豪桀多歸心袁紹者鮑信獨謂  
曹操曰夫畧不世出能撥亂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  
雖彊必斃君殆天之所啓乎 辛亥赦天下 癸酉  
董卓使郎中令李儒酖殺弘農王辯 卓議大發兵  
以討山東尚書鄭泰曰夫政在德不在衆也卓不悅  
曰如卿此言兵爲無用邪泰曰非謂其然也以爲山  
東不足加大兵耳明公出自西州少爲將帥閑習軍  
事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坐  
不闕堂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並無軍旅之才  
臨鋒決敵非公之儔也况王爵不加尊卑無序若恃  
衆怙力將各慕峙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共膽與齊進  
退也且山東承平日久民不習戰關西頃遭羌寇婦  
女皆能挾弓而鬪天下所畏者無若并涼之人與羌  
胡義從而明公擁之以爲爪牙譬猶驅虎兇以赴犬  
羊鼓烈風以掃枯葉誰敢禦之無事徵兵以驚天下  
使患役之民相聚爲非棄德恃衆自虧威重也卓乃  
悅 董卓以山東兵盛欲遷都以避之公卿皆不欲  
而莫敢言卓表河南尹朱雋爲太僕以爲已副使者  
召拜雋辭不肯受因曰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以

成山東之釁臣不知其可也使者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徙事而君陳之何也雋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非計事所急也辭所不堪言其所急臣之宜也由是止不爲副卓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宮雒陽於今亦十一世矣案石包讖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皆默然司徒楊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盤庚遷亳殷民胥怨昔關中遭王莽殘破故光武更都雒邑歷年已久百姓安樂今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石包讖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關中肥饒故秦

得并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杜陵有武帝陶竈并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辦百姓何足與議若有前却我以大兵驅之可令詣滄海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太尉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揚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荅司空荀爽見卓意壯恐害彪等因從容言曰相國豈樂此邪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以圖之此秦漢之執也卓意小解琬退又爲駁議二月乙亥卓以災異奏免琬彪等以光祿勳趙謙爲太尉太僕王允爲司徒城門校尉伍瓊督軍校尉周綦固諫遷都卓大怒

曰卓初入朝二君勸用善士故卓相從而諸君到官  
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用相負庚辰收瓊恣斬  
之楊彪黃琬恐懼詣卓謝卓亦悔殺瓊恣乃復表彪  
琬爲光祿大夫 卓徵京兆尹蓋勳爲議郎時左將  
軍皇甫嵩將兵三萬屯扶風勳密與嵩謀討卓會卓  
亦徵嵩爲城門校尉嵩長史梁衍說嵩曰董卓寇掠  
京邑廢立從意今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及  
卓在雒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迎接至尊奉令討  
逆徵兵群帥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也嵩  
不從遂就徵勳以衆弱不能獨立亦還京師卓以勳  
爲越騎校尉河南尹朱雋爲卓陳軍事卓折雋曰我  
百戰百勝決之於心卿勿妄說且汙我刀蓋勳曰昔  
武丁之明猶求箴諫况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卓  
乃謝之 卓遣軍至陽城值民會於社下悉就斬之  
駕其車重載其婦女以頭繫車轅歌呼還雒云攻賊  
大獲卓焚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爲婢妾 丁亥車  
駕西遷董卓收諸富室以罪惡誅之沒入其財物死  
者不可勝計悉驅徙其餘民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  
驅蹙更相蹈藉飢餓寇掠積尸盈路卓自留屯畢圭  
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室屋蕩盡無復

雞犬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卓獲山東兵以猪膏塗布十餘匹用纏其身然後燒之先從足起 三月乙巳車駕入長安居京兆府舍後乃稍葺宮室而居之時董卓未至朝政大小皆委之王允允外相彌縫內謀王室甚有大臣之度自天子及朝中皆倚允允屈意承卓卓亦雅信焉 董卓以袁紹之故戊午殺太傅袁隗太僕袁基及其家尺口以上五十餘人 初荊州刺史王叡與長沙太守孫堅共擊零桂賊以堅武官言頗輕之及州郡舉兵討董卓叡與堅亦皆起兵叡素與武陵太守曹寅

不相能揚言當先殺寅寅懼詐作按行使者檄移堅說叡罪過令收行刑訖以狀上堅承檄即勒兵襲叡叡聞兵至登樓望之遣問欲何爲堅前部答曰兵久戰勞苦欲詣使君求資直耳叡見堅驚曰兵自求賞孫府君何以在其中堅曰被使者檄誅君叡曰我何罪堅曰坐無所知叡窮迫刮金飲之而死堅前至南陽衆已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不肯給軍糧堅誘而斬之郡中震慄無求不獲前到魯陽與袁術合兵術由是得據南陽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詔以北軍中候劉表爲荊州刺史時寇賊縱橫道路梗塞



表單馬入宜城請南郡名士蒯良蒯越與之謀曰今江南宗賊甚盛各擁衆不附若袁術因之禍必至矣吾欲徵兵恐不能集其策焉出蒯良曰衆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苟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如水之趣下何患徵兵之不集乎蒯越曰袁術驕而無謀宗賊帥多貪暴爲下所患若使人示之以利必以衆來使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聞君威德必襁負而至矣兵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公路雖至無能爲也表曰善乃使越誘宗賊帥至者五十五人皆

斬之而取其衆遂徙治襄陽鎮撫郡縣江南悉平董卓在雒陽袁紹等諸軍皆畏其彊莫敢先進曹操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倚王室據舊京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爲患今焚燒官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遂引兵西將據成臯張邈遣將衛茲分兵隨之進至滎陽汴水遇卓將女菟徐榮與戰操兵敗爲流矢所中所乘馬被創從弟洪以馬與操操不受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操夜遁去榮見操所將兵少力戰盡日謂酸棗

未易攻也亦引兵還操到酸棗諸軍十餘萬日置酒  
高會不圖進取操責讓之因爲謀曰諸君能聽吾計  
使勃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臯據敖  
倉塞輟轅太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  
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爲疑  
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今兵以義動持  
疑不進失天下望竊爲諸君耻之邈等不能用操乃  
與司馬沛國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得千餘人還屯  
河內頃之酸棗諸軍食盡衆散劉岱與橋瑁相惡岱  
殺瑁以王肱領東郡太守青州刺史焦和亦起兵討  
董卓務及諸將西行不爲民人保障兵始濟河黃巾  
已入其境青州素殷實甲兵甚盛和每望寇奔北未  
嘗接風塵交旗鼓也性好卜筮信鬼神入見其人清  
談干雲出觀其政賞罰淆亂州遂蕭條悉爲丘墟頃  
之和病卒袁紹使廣陵臧洪領青州以撫之 夏四  
月以幽州牧劉虞爲太傅道路壅塞信命竟不得通  
先是幽部應接荒外資費甚廣歲常割青冀賦調二  
億有餘以足之時處處斷絕委輸不至而虞敝衣繩  
屨食無兼肉務存寬政勸督農桑開上谷胡市之利  
通漁陽鹽鐵之饒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青徐士庶避

難歸虞者百餘萬口虞皆收視溫卹爲安立生業流  
民皆忘其遷徙焉 五月司空荀爽薨 六月辛丑  
以光祿大夫种拂爲司空拂邵之父也 董卓遣大  
鴻臚韓融少府陰脩執金吾胡毋班將作大匠吳脩  
越騎校尉王瓌安集關東解譬袁紹等胡毋班吳脩  
王瓌至河內袁紹使王匡悉收擊殺之袁術亦殺陰  
脩惟韓融以名德免 董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  
取雒陽及長安銅人鐘虞飛廉銅馬之屬以鑄之由  
是貨賤物貴穀石至數萬錢 冬孫堅與官屬會飲  
於魯陽城東董卓步騎數萬猝至堅方行酒談笑整  
頓部曲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  
曰向堅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  
卓兵見其整不敢攻而還 王匡屯河陽津董卓襲  
擊大破之 左中郎將蔡邕議孝和以下廟號稱宗  
者皆宜省去以遵先典從之 中郎將徐榮薦同郡  
故冀州刺史公孫度於董卓卓以爲遼東太守度到  
官以法誅滅郡中名豪大姓百餘家郡中震慄乃東  
伐高句驪西擊烏桓語所親吏柳毅陽儀等曰漢祚  
將絕當與諸卿圖王耳於是分遼東爲遼西中遼郡  
各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自立爲遼

東侯平州牧立漢二祖廟承制郊祀天地藉田乘鸞  
路設旄頭羽騎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九



書